

花间词品

赵逸之 著

品花间诸作，或喜，或忧，或击案雀跃，或俯首沉迷。何则？
亦只为此间痴情女儿，锦绣才子，奇丽思维，高浑文章耳！
余魂魄颠倒矣，神形尽醉矣！

悠悠千古，茫茫寰宇，花间与余，信有缘乎？

齐鲁书社

花间词品论

赵逸之 著

品花间诸作，或喜，或忧，或击案雀跃，或俯首沉思。何则？亦只为此间痴情女儿，锦绣才子，奇丽思维，高浑文章耳！

余魂魄颠倒矣，神形尽醉矣！

悠悠千古，茫茫寰宇，花间与余，信有缘乎？

齐鲁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间词品论 / 赵逸之著. 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 2008. 9

ISBN 978-7-5333-2045-4

I. 花… II. 赵… III. 花间词派—词(文学)—文学欣赏—中国 IV.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1737 号

花间词品论

赵逸之 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ls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12.5

字 数 31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3-2045-4

定 价 26.00 元

自序

《花间集》结在后蜀广正年间，乃晚唐五代文人词之合集。内容所包上下约百年之时，纵横有千万之地。文人词，虽其发轫于中原，然却大盛于蜀地。晚唐五代，政衰治散，儒教崩坏，虽军阀沸乱于中原，然城镇繁荣于江南。于是，中原文士往往汲汲顾影，纷纷作散，或隐匿云泉山林，或遁迹绮罗花丛。若乃盛唐浪漫昂扬之激情，中唐问天穷物之哲思，于文学文化之中，皆烟消云逝矣！其时之所乐者，肉身感官之快慰也，而肉身之乐，无出饮食男女。

人之饮食原为个体生存之必需，人之男女本是种族延续之必需。然自有文化以来，饮食男女之动机似乎业已改变。饮食者，不仅为个体生存，而亦在快慰口舌，愉悦耳目；男女者，更不必即在种族之延续，而更在心神之怡荡，两情之欣乐。若以两者相较，男女之乐更甚于饮食。欧阳炯《花间集叙》云：“有唐以降，率土之滨，家家之香径春风，宁寻越艳；处处之红楼夜月，自锁嫦娥。”至五代之时，文士之颓靡怠惰情似乎更甚于前。若此一时代，则真可谓快慰肉身之时代也。《花间集》诸作虽括中国纵横千万之地，然实则中国南方柔性文化之硕果。江淮大河以北古称膏腴之区、文物之国，然至于五代，则人才湮没，文化陵夷等于未开化之壤。故虽小如一词，亦多在豪门，远未若江南蜀地之普遍也。

词乃配乐而唱，“亦在社会下层，在私人生活中”。其使用“不在

宗庙朝廷，不在邦国会同，而只在花间”^①。香奁艳情，既不与国家安危民生休戚相关，乃便于社会下层私人之间，只作快慰肉身之用也。欧阳炯《花间集叙》所谓“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花笺，文抽丽锦；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按香檀。不无清绝之词，用助娇娆之态”，又云“庶使西园英哲，用资羽盖之欢”，信然。若花间词者，正可谓快慰肉身时代之吟唱也。或谓文学本头脑思想之赋形，胸膛情感之发抒，而今一降而至于此，退步也？进步耶？答曰：不知也。亦退亦进，亦进亦退。只不过趋势所使也。

以传统意义言之，文学重灵轻肉，重贵族轻通俗，重不朽轻应时，重公开轻隐私，重大我轻小我，重理想轻现实。而“自唐室中晚以降，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。前此犹多古风，后则别成一种社会”^②。此别一种社会中渐成之新思潮则大有反传统之势，平心而论，无有高下、优劣之分也。人既有灵又有肉，既有高贵之精神又有低贱之需求，既期精神之不朽又愿肉身之安逸，各随社会土壤气候之迁变而有所偏重，风会使然，亦人力所难为也。若以文学为人学，则亦当并皆关注，不宜厚此薄彼，有所偏废。

申而论之，柳诒徵所谓古风者，就文学言似乎是多重诗骚传统，多言哲理政治，可称门阀贵族文学；后则别成一种社会，文学乃多重私人性情，多言社会风习，可称士人通俗文学。花间小词，诞于唐宋之间，值新旧交替之际，其重在开启宋明士人通俗文学之门户，然于传统诗骚精神亦多承秉。故是集之中，往往既多大胆激切表抒情欲之制，亦不乏美人香草、托物寓志之作。明乎此，则知历来论花间者态度复杂之由也。

① 钱穆：《中国文学论丛》，三联书店2002年版，第52页。

② 柳诒徵：《中国文化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549页。

吾书虽名《品论》，实则多系一己之臆说，言学术价值着实不敢。花间五百，吾之所爱也，非仅喜其简古雅致，亦甚爱其体制玲珑。花间之词，本出无聊，乃无关大政，用资欢娱之作。吾之《品论》，殆同于此，聊遣岁月耳。日夕把读，未尝无感于心，既有所感，便乞抒发，遂借名目，肆口蹈厉，发扬殆尽，斯篇成矣，垒块终消，如斯而已。虽然，诗不宜解，一旦解之则自然本味虽不云尽失，亦多为寡淡矣。故其始，吾亦仅取《花间集》之注本览之，不欲观他人之评解。然终因时代之久远，诗歌之含蓄，而多有费解莫名之憾。其时，前辈时贤之高论便不免有所参照，求立巨人之肩，望之更远也。吾天资既无，不过单凭自然理性情感，偶假平素浅学迟悟，蠡测莛叩，蜂獭蚁筑，厥成是编。文心微若牛毛，文事难于累卵，吾何许人，乃有是作，不过仅为稻粱之谋也。是故，此书貌若系统，实则散淡，拉杂拼凑，共得三卷。吾不求闻达学界，唯期小石微澜，竟或泥牛入海，亦不敢恨。或有同好，倘有半词启思，必令大喜雀跃。若蒙大雅宏达，不弃固陋，发以大鸣，余所深幸也。

自序之际，略就拙作为诸君作一交待。

一则为花间词品，此本书之主体也。于词，吾爱好而已，仅作抒情诗读之。于词学，吾更不过为门外徘徊之客，遑论登堂入室之人。花间五百，未必篇篇精华，吾之品评，亦多信口开河之处。有则释其内容，品其风格；有则发抒联想；有则意会情味；或读如书；或读如画；或读如诗；或读如文；或读如传奇；或读如电影。莫不因篇而异，随兴立说。至于词中名物、典实、风俗、地域、僻字、生词，则自有注释之书阐发，品评中或及一二，不特一一胪列。唯于词牌，凡在集中首次出现者，则就其来历、含义、作法或别名等予以阐释、考订。

词人十八，依《花间集》原序逐一品评。词作原文主要依北京图书馆陈红彦校点《花间集》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），品评完毕，

则结合所感所悟，参以前贤成果，对词人作出评传。同时，特为拈出一首仿古打油诗置诸传前，或评风格，或论地位，或说影响，并附词品之后。

二则为花间词论，又分为花间词人论和花间词体论。

花间词人论。乃为尝试以文化生态之说探究花间词风之生成与迁变。仿佛物种因生态环境之不同而有性质之变异，吾故因历史时地之序、词人年齿之列，将花间十八家词人划分为三个群落。其一，晚唐中原词人群落；其二，五代出入蜀词人群落；其三，五代蜀地词人群落。又参以文化生态环境之性质，大胆将荆南之孙光宪、蜀地之李珣置于第二群落，将中原之和凝置于第三群落。辨析花间词风在三群落中之秉承与迁变。

花间词体论。词作品读、词风探究之后，吾便因势从写文化学角度审视花间词体，以期对花间词体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做出客观、公允之重估。以为花间词乃时代之文学，是魏晋以来个体生命意识更为深刻、更为普遍、更为世俗之觉醒表征，是中国文学先进趋向之代表，是开启宋明文学之门户。是篇以外，有畴昔所为花间词人个案分析，并列于后。

三则为花间词话，此仅就花间词体之大略言之。尝试以传统词话形式，将花间词置诸历史本然地位而言说，或则观其风韵，或则审其心源，或则估其价值，或则论其性质。此中多为平素感悟之片段，许有一二，能启读者，也未可知。

是序兼发凡之意，并期读者指正。

时甲申菊月赵逸之自序于啸风楼

乙酉二月望晴日南窗下订正

戊子荷月既望改定

目 录

自序	1
----------	---



花间词品



一、温庭筠词品(六十六首)	3
附:温庭筠评传	45
二、皇甫松词品(十二首)	48
附:皇甫松评传	53
三、韦庄词品(四十七首)	55
附:韦庄评传	88
四、薛昭蕴词品(十九首)	90
附:薛昭蕴评传	101
五、牛峤词品(三十三首)	103
附:牛峤评传	124
六、张泌词品(二十七首)	126
附:张泌评传	144
七、毛文锡词品(三十一首)	146

附:毛文锡评传	162
八、牛希济词品(十一首)	164
附:牛希济评传	171
九、欧阳炯词品(十七首)	173
附:欧阳炯评传	182
十、和凝词品(二十首)	184
附:和凝评传	195
十一、顾夐词品(五十五首)	198
附:顾夐评传	221
十二、孙光宪词品(六十一首)	223
附:孙光宪评传	250
十三、魏承班词品(十五首)	253
附:魏承班评传	261
十四、鹿虔扈词品(六首)	263
附:鹿虔扈评传	267
十五、阎选词品(八首)	269
附:阎选评传	274
十六、尹鹖词品(六首)	276
附:尹鹖评传	279
十七、毛熙震词品(二十九首)	281
附:毛熙震评传	293
十八、李珣词品(三十七首)	295
附:李珣评传	312

花间词论

- 一、花间词人论：花间词人群落划分及其风格嬗变 317
- 二、花间词体论：花间词体文学价值及其地位重估 328
- 三、附论：韦庄词之内质及其表现手法探析 351

花间词话

- 一、本体篇 363
- 二、正名篇 365
- 三、思想篇 367
- 四、艺术篇 372
- 五、本旨篇 376
- 六、溯源篇 378
- 七、承续篇 381
- 八、价值篇 382
- 主要参考文献 383
- 后记 386

花间词品

一、温庭筠词品(六十六首)

菩萨蛮(十四首)

《菩萨蛮》，本唐教坊曲名。按据吴熊和先生《唐宋词通论》：“唐五代词所用近二百个词调，其来源：一为盛唐时的教坊曲，二为中唐以来的都市新声。教坊曲被用作词调的约八十余曲。……《花间集》录调七十七，见于教坊记者三十七调……教坊曲为唐五代词准备了重要的乐曲条件。”^①即此可见教坊曲对花间词在音乐声情上之重要影响。唐苏鹞《杜阳杂编》云：“大中初，女蛮国入贡，危髻金冠，纓络被体，号菩萨蛮队，当时倡优遂制《菩萨蛮》曲，文士亦往往声其词。”五代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云：“唐宣宗爱唱《菩萨蛮》词，令狐绹命温庭筠新撰进之。”南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云：“今《花间集》温词十四首是也。按，温词有‘小山重叠金’句，名《重叠金》。”温庭筠《菩萨蛮》词之影响，由此亦可见一斑。龙榆生先生《唐宋词格律》云：“（菩萨蛮）小令四十四字，前后片各两仄韵，两平韵，平仄递转，情调由紧促转低沉。”^②此言最当注意。

朱光潜先生曾云：“唐人的诗和五代及宋人的词尤其宜于从情趣意象配合的观点去研究。”^③温庭筠《菩萨蛮》十四首，历来索解颇

① 吴熊和：《唐宋词通论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。下文例同。

② 龙榆生：《唐宋词格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下文例同。

③ 朱光潜：《诗学》，三联书店1992年版。

多，盖正以其意象大于情趣故也。飞卿之意象极清丽，所谓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是也；飞卿之情趣极凄婉，“柳丝袅娜春无力”正可比之。大家之作，文心要眇或可契合，敷陈之方常有不同，或起兴以振其意，或比拟以象其情，或直陈以条其心，或假景以豁其胸。其情也，或肆口奔迸若秋水之出峡口，或含蓄蕴藉若柳芽之萌新皮，或缠绵回荡若晨钟之破晴空。总而言之，要么直抒胸臆，要么假物陈情。飞卿诸作，正是假迷离之境以状隐约之情者。或仅有读如堆砌之名物而徒赏其芊丽者，此正殆同于仅读如变化之楚骚而谓其寄托遥深者，如是解法固无不可，若仅读如是或定要甚解，则失于执迷矣。设若不必努力，仅凭自然之感情与夫常人之理性，直将十四首《菩萨蛮》乃至整部花间，了然读如彼时男女之悲喜欢怨，了然读如彼时作者之欢场作乐，而为用助娇娆之态以资羽盖之欢，岂不更富人性，更可适俗，亦更合于词之本性耶？

(一)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

【品评】

物论皆以此首为女子独居愁怨之作，又以之为飞卿秾丽之代表，吾真不知其何所凭者。彼时代之精神旨在闺闼，彼时代之审美更落慵懒。奈何仅以慵懒之神情与夫华美之罗襦，而言其有孤独之哀与为容谁适之感耶？若可深察物理人情，细循脉络，则定知此词正从男子视角而出，写女子弄妆不已，暗点男女鱼水谐和满足之意。王达津《读温庭筠〈菩萨蛮〉二首》曰：“这首恋歌，也不去描绘如何相恋，只是写女孩子弄妆，突出女孩子的心理意态，最终给人以对生活

充满喜爱的积极感受。有人认为是写女孩子失意，我以为不是。”^①是说差可近矣。

飞卿之词，颇类宫体之诗。说温词有类宫体，并没有贬低任何一方之意。作为中国正统诗文的叛逆者，宫体诗是魏晋以来自我意识和人本意识觉醒后，人对自身精神美和形体美的发现、惊奇与赞叹。而花间词尤是儒、释、道并流融合，禅宗形成，汉文化渐趋内敛，更趋成熟、绚烂之后，人们自觉地对女性形体美乃至对自身情感、美感等等精神美的观照、反思与探索。它们在风格上，要之，皆在一“艳”字。而温飞卿词更为人们命为侧艳之作。盖因其多以华美之辞藻、名物与精工之笔法摹写女子之态度、服饰与行止故也。然此皆其表也，其里则往往或暗点男女之事。遂使一明一暗，一实一虚，男女之事若隐若现，似断还连，因其恍惚迷离，而更倍增其艳。飞卿以卓越之才而失意场屋，志不得申，于是乃寄情歌诗，云其词全无比兴、寄托固是不可，然倘必言全是变化楚骚，深寓士大夫之慨，亦不免失之迂腐。

此首词作，余以为即在一“艳”字。明写女子晨起弄妆之态，暗表男女性事谐和之意。全词纯从男子眼中旁观得见。

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”“小山”，榻侧之屏山也；“金”，日光也。写男子初醒未起，见屏山之上，日光动荡，转目再见女伴鬓发缭乱如云，脸腮既香且白，“度”字活脱跳跃，则女子意态娇憨、惹人怜爱之意已张。故首起二句，一则曰日高犹未起床，再则曰醒来犹自欣赏。则夜来云雨酣美，情浓意足，于今犹有余绪可观矣。三、四句“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”，叙女子起床弄妆之事，“懒”、“迟”二字，重在写男子眼中女子之情态，娇慵之姿更彰佳人满足之意。

^① 王达津：《读温庭筠〈菩萨蛮〉二首》，中华活页文选（教师版），2007年第8期。

“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”过片二句写其梳洗停当，簪花为饰，愈增艳丽，更添喜气。前句写其不厌其烦，双手持镜，前后对照，唯恐稍稍有失于悦己者；后句则写花与面相互映衬，佳人艳丽如花，丽质可人。此正写爱情对女子灵肉之滋润，即先写其心情愉悦，意态自足，再写其面容姣好，赏而自得。至此，已见此词无有自怜孤独之哀，无有谁适为容之感，故非绮怨之作。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曰：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，岂无膏沐，谁适为容？”诗写丈夫作为国王先锋到东方去征战，妻子在家忧怨心急无心梳妆，而使首如飞蓬。欧阳修《渔家傲》亦有：“鸳帐美人贪睡暖，梳洗懒，玉壶一夜轻渐满。”如果说温词是绮怨之作，则岂有盛年独处、幽怨哀伤之女子，日高酣睡不起，起而弄妆不已者？又岂有久渴孤闭、情思顿绝之女子，腮香肌雪，娇面如花者？此于情理殊不可通。

然词作至此，一则摹女子弄妆之事未毕，二则写女子愉悦之意不足，故结拍曰“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鸂鶒”。“帖”，穿也；“新”字修饰罗襦，与金鸂鶒之“金”字对。此又写女子于簪花之后，更着绣襦，复申其意。总言此襦华贵明艳，则女子要好之深心毕露矣，然此无非说其灵肉健康、和谐、愉悦也。

说来道去，此词之意原是至显至浅，不过只在其表，不过言一女子房事谐和美满，日高未起，起则慵懒弄妆，反反复复，不厌其烦，其梳妆非是适可而止，而是锦上添花，无非表其愉悦欢欣。然则前贤因种种原因，断然不敢、也不愿相信大词人温庭筠之词竟会有如此之浅，之艳，于是穿凿附会，各有说法。或如清张惠言评曰：此感士不遇也，有《离骚》初服之意。或如清陈廷焯说：十四章全是变化《楚骚》，古今之极轨也。或如清刘熙载云：精妙绝人，然类不出乎绮怨，物论则言其写闺中自怜之怨妇、红楼弄姿之娼妓等等。然则或如王国维先生所云：本无命意，不过兴到之作。飞卿本一极风流浪荡且

具叛逆性格之人，所谓“士行尘杂，不修边幅”，“狂游侠邪，久不刺谒”；且其时词亦在初兴之期，不过青楼之唱资，男女之媒介耳。故其笔下纯写男女之事，而无文人之慨，亦不为怪，既纯写男女之事，则不必只言相思分别之苦，而不及巫山云雨之欢。

明汤显祖评飞卿词曰：“温如芙蓉浴碧，杨柳浥青，意中之意，言外之言，无不巧隽而妙入。”^①以出水芙蓉、雨后杨柳而喻词品，不过说其天然健康明丽秾艳而已，非必幽怨缠绵，隐晦曲折也。

(二)

水精帘里颇黎枕，暖香惹梦鸳鸯锦。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。 藕丝秋色浅，人胜参差剪。双鬓隔香红，玉钗头上风。

【品评】

此词历来颇难索解，前贤多纠缠于二句之“梦”字。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云：“‘江上’二句，佳句也。好在全是梦中情况，便觉绵邈无际。”张惠言更以为：“‘江上’以下，略叙梦境。人胜参差，玉钗香隔，梦亦不得到也。”余以为此二说皆不能通。中国古人早就比较科学地认识到梦这种精神活动是一种感变，即由对外物之感受变相生成，所谓“寒则梦暖，饥则梦饱，病则梦医”。此处梦乃鸳鸯锦之暖香惹引而成，而“江上”二句摹室外之远景，意境极为萧索落寞。试想这鸳鸯锦如此香暖，奈何有如此凄清之梦境，此不合情理者一也。若言“江上”以下皆是梦境，则“江上”二句凄清，后四句又是女子剪胜的温馨之景，前后色调，情景有乖，此不合情理者二也。有此二

^① 以上张说、陈说、刘说、王说及汤说皆转引自史双元《唐五代词纪事会评》，黄山书社1995年版。